



綠十字醫療服務隊

滋

「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那片很藍很藍的天空。倚在廟旁的柱子上，手裡抱著剛才努力做完的問卷，而借來的單車在旁邊靜靜的陪著我。耳機突然傳來電影新天堂樂園的主題曲……」「那種充實感是很難忘的，於是我好像被制約了；每次只要聽到新天堂樂園的旋律，就自然的想起了那天桃園觀音的天空。為什麼會一次又一次的參加綠十字呢？嗯……因為很快樂呀！人熟悉、性質我認同，學弟妹每一位看起來都好可愛喔！」電話裡傳來黃名琪校友爽朗的笑聲……

綠十字服務隊從民國七十七年創立以來，悄悄的走過了12個年頭，裡頭除了理想，還有更多的是對這塊土地的堅持與熱情。由環境污染起步，到癌症與食物的衛教出隊，及至去年開始推廣的國小衛教，林杰樑教授對這支服務隊的付出是每位參加過的同學都能深刻體會的。

起點

開始，永遠是最難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我們終於踏出辛苦的第一步，為了這塊孕育我們的土地及與我們血脈相連生活其上的子民們，無怨也無悔！」

假如愛與關懷是須要學習的，那麼社會服務即是其中最實際。

後勁，這是一塊充滿肅殺氣氛的土地，空氣中飄著是後勁溪的嗚咽，台灣驚人的經濟發展後的苦果卻由後勁人所承擔了，積年的怨氣隨著反五輕

的旗幟到處飄揚著。中油員工背上所擔負著是超越其份的指責，背著社會發展的使命，卻強迫自己要忍受一切，委曲中度日。因此，享受社會進步果實的我們有義務與責任來回饋這塊地方。以我們的愛心與關懷及我們的努力必能夠帶來雨露，滋潤這塊為怨所焚燃的土地也能夠撫平了所有受創傷人們的心。和諧與愛是我們所追求的，也是我們所期盼的。

綠十字的伙伴們！辛苦了，深信這次無私的奉獻必會留下歷史的足跡，深信歷經南台灣烈日的焚化下，一群再生的火鳳凰即將展翅而出。」——林杰樑

七零年代，台灣在工業快速發展之下，環境正面臨著一連串的衝擊：不肖工廠排放廢水、空氣品質急速惡化，而重金屬污染則是日趨嚴重。由於林教授本身專長是毒物學，於是號召了一群熱心的年輕醫師成立了「綠十字健康服務協會」。當時國內環保單位及有關團體的研究方向，大都止於環境評估方面，缺乏有關人體危害的調查報告，所以綠十字健康服務協會希望藉著醫學研究者的專業知識，來從事環境保護工作，以學術方法調查公害污染地區。了解當地居民的健康受害情形，以找出疾病和污染因子的相關性，為環保工作提出學術上的根據。

後勁工作隊

後勁工作隊是第一支實現綠十字協

的雨露

撰文、採訪／江盈儀

會夢想的隊伍。當時綠十字對自己有很深遠的期許，並未限定成員為北醫人，於是在各大醫學院張貼海報，招兵買馬。第一屆總共招收了63位來自台大和北醫的成員，成員甚至還包括中文系、財金系、政治系、農工系等非醫學院科系的學生。幹部群則主要是台大醫學系的學生，同時由於後勁的地緣因素，進而得到台大雄友會的全力支持，參加者也以南部學生居多。「後勁」這個出隊地點的選定，在當時經過了多次的會議和數度激辯。由於中油五輕的環評已經進入環保署審核，預定在八月間把結論報告送交經濟部，因此當地居民組成了反五輕自立救濟委員會，檯面上下的抗爭不斷，民眾的緊張不滿愈演愈烈，使得這兒成了全國媒體焦點。於是繼二月的「輔大、成大關心後勁工作團」之後，綠十字在暑假時踏上了這塊土地。

在五輕設廠的關鍵時刻，這支結合台大、長庚、馬偕、北醫醫師及學生的團體，特別受到中油和後勁反五輕民眾的關心與支持，雙方都派人盡力提供必要的協助。同時由於政局因素，「綠十字」在當時格外引人注目，許多人都把它和民進黨聯想在一起，在聯絡及募款時遭遇到許多困難。身為領隊的長庚醫院林杰樑醫師，在接受聯合晚報記者的訪問時談道：「我們事前曾先以公文請求高雄市衛生局、環保局、社會局、區公所等單位的配合支援，結果只有區公所主動幫

忙；衛生局是用公文拒絕機動醫療車輛的支援；其它單位沒有下文，令人不解。這是我從事醫療服務多年來，首次碰到的現象。連里幹事、民意代表都表示愛莫能助，可能是因反五輕運動很複雜，而且我們工作隊又有綠十字名稱，太敏感了！」

雖然經費拮据，只能借住中油宿舍，也因為如此，一開始當地民眾對綠十字立場是否中立存疑，甚至也有一些誤解，但這些風風雨雨都無法抹滅出隊同學師長的熱情。八天的工作，每天七點起床，工作到晚上十二點，分為診療、實診、衛教、家訪四組，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衛教組及家訪組的工作了。家訪組主要是進行由肺功能相關的問卷調查，這分問卷是以美國肺功能檢查的經典問卷，再參考北醫社療隊的高血壓流病問卷修改而成，在訪問前也請衛生所的護士長來給予家訪同學一些技巧訓練；主要是做後勁空氣污染和肺功能相關調查。最特別的是問卷中有幾題防偽題的設計，以提高問卷的可信度。而夜間活動的衛教組，更舉辦了三場精彩的衛教晚會，對高血壓、糖尿病、登革熱、癌症…等專題做深入淺出的介紹，七點半一到，就以白布搭成的克難螢幕，配合



幻燈機和手提麥克風在廟前廣場及活動中心操著閩南語熱鬧開講，有時甚至還要和夜市小販搶民眾的注意力呢！

這次出隊的調查報告在當年十月時於中研院召開的「環境評估與危害研討會」提出，但報告數據後來遭到有心人士的引用和更改，目睹大家都只為著自己的利益著想，綠十字服務隊回饋社會的心意遭到扭曲，這帶給林教授相當大的衝擊。同時在推廣環境保護的同時，林教授和隊長同時都承受許多來自外界的威脅壓力。不過綠十字服務隊並未退縮，漸漸拓展延伸到各個地方。

為環境貢獻心力

第二年暑假，大隊開拔到金山的核三廠。目標是希望能立核電廠附近居

民的家戶資料史，注意是否有放射性污染的後遺症。透過台大醫學院公衛系陳建仁教授的安排，葉冠宏校友及另外三位北醫的伙伴進入中研院做染色體的檢驗研究。在一個多月中，先學習姐妹染色體互換及一些檢驗的原理和技術，接著等大隊進駐至金山時，綠十字隊員們除了做相關問卷訪視外，也對當地員工進行抽血，樣本當天就送回中研院的研究室。「我們先把淋巴球分離，再加以培養，抽取其中的姐妹染色體，再研究它們的互換率是否提高，如果是的話，就代表核三的工作環境確實的影響了當地居民…」葉醫師回憶著。之後，新竹化工廠的污染調查，桃園觀音（鎘污染）、高雄大寮廢水排放（鉛污染），雲林台西、麥寮，台南七股…在林教授的帶領下，初期的綠十字把重心擺在工業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上，所以以肺功能檢查，抽血（如是否有鉛中毒）還有比對工業區及非工業區的基本健康資料成了最主要的工作。「剛開始污染時，我們先去做民眾的健康資料訪查，等到四到五年後，我們再回去進行追蹤，就可以比對資料，了解工廠污染的嚴重度及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周應照校友認真的說著：「我覺得綠十字的出發點是良善的，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也是很值得我珍惜的東西。」

「由於隊名的敏感因素，早期學校根本就不支持我們這支服務隊。想要成立社團也被打壓，連招生時貼個海報





都不敢太明目張膽。」之後，綠十字為了能以社團名借教室，才由吳憲銘學長在大四時成立生態保育社，以生態保育社的名義進行綠十字的招生和活動工作。「更何況，我們的財務很緊，當時做的是污染和健康的相關調查，也有工業區的團體，政治團體想要捐錢給我們，但是林醫師都叫我們不要拿人家的錢！」因此無論是核電廠的染色體研究、或是鉛污染時的EDTA解毒劑都是林教授自掏腰包…「為了維持立場的中立，我們的財務主要都是來自林醫師的支持。他真的很辛苦，身體不是很好又要幫忙義診。所以當時出隊同學都不太敢去玩，連續5、6天都很努力的工作，只有最後半天到一天才能有個小小的郊遊活動，真的很忙很累；所以會來參加的人大概都是其它服務隊報不到的…」學長笑著說。為了省錢，歷任的隊長們都花了不少心思在上面，住宿的地方往往是廟宇的香客大樓。葉冠宏校友提到印象最深的一次回憶：「那次我們在觀音是借住一個國小的教室，晚上要搭蚊帳、睡草席，但是最麻煩的是沒有洗澡設備。恰巧，附近有公共游泳池，於是我們就把它包下來讓隊員們在辛苦一天後還可以好好的洗澡、順便游個泳，真的很有趣！」

思考再轉型

由於環境污染的問題太過複雜，之後綠十字就慢慢的轉型成地方健康工作服務隊，選定的是雲林縣：一個全

台灣醫療資源最匱乏的地區。原本的肺功能問卷則轉型為食物與癌症的相關問卷。由於雲林沿海地區大腸癌的比例偏高，所以一開始，林杰樑教授也自費提供tube採樣做大腸癌的篩檢。四湖、口湖的夏天常常下雨，冬天又颳著刺骨的冷風，家訪組員常常要頂著烈日或寒風出門，有居民請喝熱茶時就覺得很幸福。家訪經驗也帶給不少成長在都市的學子不少深刻的回憶。筆者憶起86年寒假隊時，有精神異常的病患拿著棍子追著家訪組員跑的危險鏡頭，在鄉下地區因糖尿病而雙眼失明的老年人更是隨處可見。也有人劈頭對著問卷就問：「有錢拿嗎？是衛生所還是政府派來的？」這幾年慢慢的出隊下來，參加家訪的學弟妹也表示：現在當地的民眾其實對身體健康蠻重視的，保健防癌的常識也愈來愈普及，而健保實施的確也在就醫上提供了不少幫助，所以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陪老人聊天。今年寒假時擔任義診醫師的王國憲醫師也說：比起他學生時代綠十字出隊的情形，現在雲林沿海地區的整體狀況的確進步許多。而年年在雲林沿海鄉鎮出隊，綠十字也和當地建立了一定的感情。「早期曾有一些金光黨假借綠十字義診或家訪的名義去騙村民的錢；所以被騙的民眾看到我們很排斥…但是這幾年下來大家都認識我們了。」我們也許無法用尺規去評量綠十字

這幾年的衛教成效，但是當地一點一滴的轉變是綠十字成員所感到欣慰的。

Pre DOC實驗室？

綠十字在民國87年寒假起，參加人數開始暴增，當次出隊家訪組裡醫二的同學占了二十多位。因為人數愈來愈多，而綠十字能負荷的經費有限，因此開始有了出席率的制度，也有了考試的審核，為了要順利進入實診（學習EKG等實務經驗），再升診療組（提早接觸病人），醫學系的隊員膨脹得很快。民國86年筆者剛進綠十字時，每個系的人數都還不少，但是如今醫學系的成員幾乎已經占了全部出隊名額。提起綠十字，今天大部分的北醫學生會想到的是學長姐會傳授實用的心電圖判讀、會想到的是能有提早踏入臨床的機會。這些卻使筆者根外的懷念起第一次出隊時各個系級同心協力、一起工作的融洽感覺。現在出隊時，會見到不同年級的醫學系學生們各自走在一起，吃宵夜時，同學們零零落落三五成群的出現。有一位已參加三次家訪組的同學就提到：「第一次參加家訪的經驗很愉快，一切都很新奇。不過參加了幾次後的確開始有點單調的感覺……」「也有不少同學和學弟妹問我，可不可以不用參加家訪組，從三年級起直接參加實診組的出隊。」綠十字在開辦以來，一直是個學術性氣息濃厚的服務隊，但，EKG、肺功能診斷、

PE和問病史，這些，都不該是服務隊的全部。

「追求學識的進步只是為了幫助更多的人。它是工具，而不是我參加綠十字的目的。」一位同學如是說。

「在我當隊長的那年，實診組的組員把時間拼命的花在做EKG上，而不肯做肺功能檢查。」周應照醫師無奈的笑著，「遇到這種情形時，我只能利用晚上私下和組長溝通……」

在北醫其它服務隊成員看來，綠十字本來最重要的家訪組，似乎成了醫學系學生參加實診組、甚至以後診療組的卡位跳板而已。

「那時候剛開始學習實診、診療這些東西時覺得很重要，也很認真。不過在真正進入醫院後，那些提早學習的知識其實早就被dilute掉了。」現在服務於市療精神科的黃名琪醫師輕輕的說。

「我覺得家訪是件很愉快的事啊！我會騎著借來的腳踏車，到處探查著當地的風土民情，會有很想要接近在地人的感覺喔……比如觀音和大寮的出隊經驗就很不一樣呢。」「觀音的人有種很深切的土地感，他們會想要守住自己的家園，而出高雄大寮時，當我看著村婦坐在房子前撥蚵仔時，突然聲音就變成二隻手在動來動去……」名琪沉浸在她的回憶裡。「綠十字是一個美好的回憶，帶給我的是一分期待，一種歸屬感，和使命感。」

更多的努力

從89年暑假出隊起，林教授把綠十字服務隊交給了學生，今天，綠十字的發展方向，包括財務和募款都由隊長負責，而綠十字，已正式的成為北醫的一個社團。身為長庚最年輕的內科專任教授和毒物科主任的林杰樑學長，雖然愈來愈忙，不過，他仍然還想再做一些事。從去年開始，綠十字的成員們分小組，利用學期中去金華國小為小朋友做衛教。內容包括飲食與癌症的相關性、毒品與菸酒檳榔的危害、性教育，如何保護自己等，也計畫在四、五年後可以對這些小朋友的健康情形進行追蹤調查。怡孜笑著說：「我和岱容已經去了二次。帶國小小朋友很好玩啊，而且我也覺得很有意義！」另外，84級學長也合力成立了衛教網站 <http://www.greencross.org.tw>。林教授覺得小朋友是可塑性最高的時期。更何況許多衛教觀念應該要從小落實，成人畢竟已有許多定型化的習慣和生活模式了，這時候要再教育或糾正他們要花很多精神和成本，如果能夠從小就讓小朋友有這些健康常識，那麼許多慢性疾病、傷害及毒品危害，也許就不會發生了！如此即可救很多人了。

這些年來綠十字服務隊發表社會服務相關的論文共有四篇，作者則為服務隊幹部及林教授，以環境污染為主。還有一篇並未發表。論文的最後都有這麼一段感謝：「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Green Cross Health Service Association



(GCHSA). The autho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assistance of members of GCHSA.」。這個學期的大隊會議，林教授在結束前談到當初參加服務隊和社團的感想：「服務隊是醫學教育很重要的一環，也是當初我身為醫學生時，參與付出最多的社團活動。當時北醫的服務隊報名競爭相當激烈，有時還要筆試口試，能出隊時心情往往十分雀躍。但是下鄉後生活物質相當不便，常常換好幾部公車，甚至跋山涉水才能到達目的地，也要自行炊煮。為了服務社會，吃遍苦頭。普遍貧困的社會背景下，偏遠地區醫療資源缺乏，服務隊所到之處都很受民眾歡迎，也得更鞭策自己努力求知，為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雖然現在時空背景不同，但希望參加綠十字的你們，都能保留著這分身為醫者幫助他人的心及主動服務社會的精神。」

正如綠十字的隊名：

綠色，代表健康，而十字，則是宗教家的精神。